

中国云南哀牢山区哈尼族梯田传统农耕生态文化与变迁^{註1)}

黄绍文¹⁾、尹绍亭²⁾

1) 红河学院客座教授、红河哈尼文化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

2)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

摘要: 梯田耕作是哈尼族物质生产的核心内容。哈尼族在长期的梯田农耕过程中积累了相应的耕作技术、管理方式以及梯田生态文化。但 20 世纪下半叶, 随着社会变革和农村社会体制的变迁、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发展, 哈尼族的传统梯田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本文在记述哈尼梯田的历史渊源、耕作技术、耕作制度、管理方式以及相应精神文化的基础上, 进一步考察了梯田文化的变迁及面临的挑战。

关键词: 哈尼族、梯田、农耕文化、变迁

哈尼族是中国西南地区跨境而居的民族之一, 在漫长而艰辛的迁徙——定居——迁徙过程中、逐步从中国的西北向西南以及东南亚一带发展、繁衍成今天支系庞杂的民族。中国哈尼族总人口有 143 万余人(2000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他们主要聚居在滇南哀牢山与无量山之间的元江—红河和澜沧江流域的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普洱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玉溪市等州市县。其中、生活在滇南哀牢山区的哈尼族以耕作梯田为主要生计方式、面积有 100 多万亩、分布在海拔 300~2500 米之间、连片梯田台级最多者达 5000 多级。以元阳县为代表的“哈尼稻作梯田系统”被称为“全球人工湿地典范”、于 2004 年 7 月在中国苏州召开的第 28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被列入中国申报世界遗产预备清单、2010 年 6 月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列入世界农业文化遗产。具有千余年历史的这份人类文化遗产、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随着土地改革、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家庭联产承包制等农村体制的变迁、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本文欲在阐述梯田历史渊源、传统耕作技术、耕作制度、管理方式以及相应精神文化机制的基础上、分析梯田文化 60 年来的变迁及面临的挑战。

哈尼族梯田开垦的历史

早在公元前三世纪的春秋战国时期、哈尼族的先民“和夷”便活动于今四川省大渡河南岸及雅砻江以东地带、并已从事实业。由于民族矛盾和战争的原因、哈尼族被迫离开其起源地、经辗转迁徙、至隋唐时期、一部分定居于滇南哀牢山区的哈尼族、

已形成了具有相当规模的梯田农业。唐人樊绰《蛮书·云南管内物产》说:“蛮治山田、殊为精好。”从当时云南各少数民族治理“山田”的技术来看、唯有哀牢山区的哈尼族梯田达到“殊为精好”的水平^{註2)}。

在哈尼族先民迁徙到哀牢山区定居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其生计除农业以外、狩猎、采集还占有重要地位。人们选择向阳平缓的山坡居住、进行刀耕火种、种植旱稻、荞子、芋类等旱地作物、为了保持肥力、将坡地改为台地、几年后、台地自然沉降稳固。后来开渠饮水、进行灌溉、形成了梯田。

哈尼族在开凿水沟时利用地势的高低发明了特殊的“流水开沟法”、即开沟时先以目测山势高低、然后沿地势走向边开沟边放少量水、看水流能否通过来开凿沟基。开沟时若遇到大石头、即堆木烧石、然后泼水在石上、使石头炸裂。

挖筑梯田从最底层开始、根据坡度大小、设计梯田的宽窄和长度、从上到下挖土、以脚踩和用锄头背敲打等办法夯实台地、台地边缘沿地势弯曲伸展、所受压力均匀不易崩塌。台地在尚未挖通水沟之前、仍种植旱地作物、通过施绿肥、挖翻等反复耕作、提高土壤的肥力和含水率、使得台地生土熟化。台地经过日晒雨淋自然沉降、形成稳固的基础后便可灌溉并垒筑田埂。如此逐级向上开垦、便形成长短不一、宽窄不等、层层叠叠、波浪状阔的梯田。

哈尼族梯田传统农耕技术

哈尼族的物候历

哈尼族根据长期对自然的观察、创造了自己的历

法、按照自然物候的变化来安排各种农事、祭祀以及家庭生活。从《哈尼族四季生产调》或《翻年歌》来看，哈尼族历法的基本内容是：以自然物候变化的轮回周期纪年、以月亮圆缺轮回周期纪月、以十二生肖命名年、月、日。其推算方法是以农历十月为岁首，哈尼族将十月命名为虎月，故其月序是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鼠、牛；日序又是以鼠为首，即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13日称一轮。一年为12个月，每月30日，一年360日，剩下的5日为过年节期；根据自然物候的变化，一年分三段，即“窝巴拉”（干季：相当于农历二、三、四、五月）、“惹巴拉”（雨季：相当于农历六、七、八、九月）、“从巴拉”（冷季：相当于农历十、十一、十二、一月）。

由于哈尼族的历法是以自然物候变化为基础，因而梯田农耕活动的程序安排对植物季相的变化和动物候鸟的出没特别敏感。月历的更替都有相应的动植物作标志，山上火红的野樱花盛开，意味着农历十月年已到，也标志着冬季的来临，此时的农事安排是犁田翻土、修筑田埂、耕耙梯田需于十月年前后完成。十月过了就是冬月、冬月的标志除气候转冷外，哈尼族认为这个月中有一天是太阳与月亮相会的日子、（相当于夏历的冬至日）、哈尼语称“托子”、意为“节”、哈尼族认为这是太阳和月亮相好的日子，也是推算一年节气的开端。从这一日起过45日后是“雷神酒醒”的日子，也就是立春日，天上会响起第一声春雷。

冬月过去又到腊月、腊月的标志是举行“觉扎扎”仪式、并做汤圆祭祀祖先和火神。腊月过去翻新年，哈尼人认为正月报春的是2对天神鸟：第一对春鸟是“本苦阿玛”鸟（俗称阳雀、杜鹃鸟之一）；第二对春鸟是布谷鸟。与此同时，河谷的桃花开了、村边的梨花也开了，“托子”后的第一声春雷响起、物象的变换、催促着人们进入春耕备耕阶段。

梯田稻谷种植

哈尼族梯田一年只种一季作物，秋收后到翌年插秧之前闲置土地。栽秧株距无规则，每丛秧苗1—2株。农历二月撒秧、四月移栽、九月上旬至十月上旬收割。因秧苗分蘖受土壤、肥力、温度等自然条件的影响，高山、半山和河谷三个不同海拔地区的种植密度并不一致，但稀植却是共同特征。海拔800米以下的河谷地区土质肥沃、株距约30厘米，每丛分蘖80—90棵；海拔800—1500米的中半山

地区株距为26厘米、每丛分蘖20—60棵不等；海拔1500米以上高山区株距15—20厘米、土质相对肥的每丛分蘖40—60棵、土质一般的田每丛分蘖20—30棵。

秧田一般较为固定、为便于管理，红河县和元阳县的胜村乡、新街镇等地哈尼族把秧田配置在村子周边，秧苗移栽后秧田可养鱼种水菜。元阳县东部地区和金平县北部地区的哈尼族把秧田配置在每一片梯田的头几丘或中间几丘，每年割完谷子立即铲除秧田田埂杂草、修补田埂、犁田翻谷茬，然后从山上割来绿肥放入田中，以脚将其踩入土中浸泡，任其慢慢腐烂、变成有机肥料。

哈尼族很注重选种、秋收时节，就以块选或棵选的方式选取梯田中稻谷长势良好、颗粒饱满的谷粒做种籽。选种一般在稻穗九成熟时为好，过熟或过生都会造成出苗率低。谷种带回家中晒干后单独存放在密封好的竹筒或仓柜里，以防鼠害。元阳县箐口村正月初十左右泡谷种、浸泡3日后捞起来在透气的箩筐中再捂3日即可撒秧，50多天后可移栽。该县者台村每年农历二月第一轮属蛇日恰好是“昂玛突”祭祀神林活动日，当日早晨必须到秧田里撒秧，因此该村浸泡谷种必须在节日前6日进行。谷种一般需在水中浸泡3昼夜，然后淘干水分，放入周围垫隔有豆蔻叶的篾箩里捂谷种。每天早晚喷洒一次清水，然后置于温度30℃左右的地方，至谷种露出白芽即可撒秧。故哈尼族有“说过三遍成旧语、见过三面是熟人；谷种捂三夜就露出白点、谷种捂三天就冒出新芽。”的谚语。

撒秧前一天必须整理好秧田。整理秧田先犁后耙，然后将田水撤干、用括板刮碎刮平田中稀泥，再用锄头沿着田埂脚挖出一条小沟，大田则在田中央开沟作墒，以便排水。

哈尼族育秧采用湿润育秧法：谷种撒进秧田后、种子半露、秧田曝晒3日，然后灌入浅水养3日，又撤干水晒秧田3日。尔后白天晒秧田、晚上灌水养之，以防鼠害和倒春寒等。这样反复进行管理，40—50天后，待秧苗长出三片叶子时拔秧移栽，期间灌溉水要保持在秧苗一半的高度。

哈尼族在不同海拔地带种植的传统水稻品种多达数百种，仅元阳县便有粘性籼稻171种、粳稻25种，其中糯稻30余种。这些品种均具备一个共同的特征——高棵、稻秆高达1—2米。传统品种中有不少米质优良，而且产量不低，如籼稻“红脚谷”亩产350—600千克、海拔1800米左右耐寒的“冷水

谷”亩产也在300—350千克之间。哈尼族培植高棵品种与其生产生活之间有直接的关系。哈尼族昔日的传统住房都是土木结构的稻草房、草房冬暖夏凉、因其状如蘑菇、所以被称之为“蘑菇房”。草房以长秆稻草为佳、每3—5年需更换一次稻草、盖一座蘑菇房约需稻草0.2吨、需求量大。此外、耕牛是梯田农业得力的生产助手、冬季青草饲料枯死、耕牛入厩全靠稻草过冬、也需要大量的稻草。收割后稻草在田里晒干、然后运回家里储藏。

梯田耕作程序

哈尼族传统梯田耕作作为三犁三耙、即三次犁土、三次耙土。犁耙时间根据海拔高度不同有所区别。通常在农历九月上旬至十月下旬、收割完稻谷后立即犁田、哈尼语称为“相汗补”、意为犁头道田。犁田后垒筑、夯实田埂、谓之“打埂子”。根据田丘的大小、埂子宽度15—100厘米不等。与此同时、以夺铲或锄头铲除埂壁上的杂草（有的地区为防止鼠害或保持良好的通风、在未收割稻谷之前已完成）、使田埂焕然一新。继之灌满、耙田一遍、不使谷茬、杂草露出水面浸泡近半年时间、让其腐烂、增强土壤肥力。犁田不能延误时日、哈尼族谚语说“男人犁田若过十月末、向下犁不死野茨菇、向上犁不死野荸荠。”这是哈尼族的经验总结。犁、耙田后近半年的闲置时间、不少地区在田中养鱼、成为“鱼稻共生系统”。

农历二月下旬至三月中旬、进行第二遍犁、耙田、疏松细化土壤、同时修补埂子漏水的地方、保持田中蓄水、此时期梯田呈现出波光粼粼的优美景象。

第三遍犁、耙田在农历四月栽秧时节、秧苗栽插同时进行。顺序仍然是先犁后耙、以便插秧。高山梯田一般耙后为防止泥土板结、须在当日内插秧、即耙好一丘插一丘。分工男子负责犁、耙田、同时参与拔秧、运秧苗、女子主要从事栽秧。哈尼族谚语有“女子不犁田、男子不栽秧”之说。

秧苗栽下之后、梯田须保持一定的蓄水量、直到谷子收割前夕。因此、灌溉成为梯田管理的重要环节、人们三天两头必须查看梯田、防止田水干涸、水多淹苗及田埂崩塌现象发生。谷穗转黄、则开始护秋。每日都要有人到田间查看谷秆是否倒伏、若有倒伏、则将数丛谷秆捆绑在一起、形成三角鼎立状就不容易再倒伏。稻谷抽穗扬花时必须以弯刀清除田埂上或田边地角的杂草、保持良好的通风、以便谷穗授粉和进行光合作用。

农历五月过了“莫昂纳”或“仰昂纳”节之后、梯田进入夏季中耕管理。一般情况下、秧苗移栽10日左右就开始返青、约25日后进行头遍薅草、又2个月秧苗打苞时进行第二遍除草。此时、稗草与稻谷争水肥、要重点拔除稗草、但稗草与稻秧很相似、不容易辨别、故要小心。其它杂草如野茨菇、细叶草等、根系发达、因此第二次薅除杂草确实费力。农历六月“斫扎扎”是盛夏的标志、此时低地梯田开始抽穗、扬花、需清除田埂杂草。农历七月、举行驱鬼避邪仪式、护佑人畜避免瘟疫、防止稻谷遭受虫害。与此同时、准备收获、并修整田间运输稻谷的道路。

农历八月、梯田一片金黄、千里飘香。哈尼族过完“尝新谷节”之后、进入了紧张的收割时期。一般来讲、农历八月下旬至九月下旬为梯田收割期（现在栽种杂交稻、收割期提前了）。收割时女子割稻、男子脱粒。脱粒工具叫“谷船”、形似小舟、人们站立于谷船两端甩掬稻穗脱粒。脱粒后的稻草摊开晒在田埂上、晒干后收拢运回家中存放、作屋顶更新材料和冬季牛饲料。谷粒搬运男女共同进行、男子可负载50~70千克、女子可负载40~50千克。河谷一带梯田与村寨相距通常为2~3小时的爬坡山路、故运载稻谷相当费劲、按习惯当日脱粒的谷粒必须背回家中。

上述为哈尼族传统耕作方式、现在有的村寨在海拔1300米以上地区栽种杂交稻新品种、农耕节令和耕作程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梯田施肥

哈尼族对本田施肥和秧田施肥的方法不同、施肥更注重秧田。红河、元阳等部分哈尼族撒种后秧田施农家肥、移栽前再施一次。但元阳小新街乡者台村一带无论过去现在都习惯在秧田里施绿肥、其做法是、较为固定每年稻谷收割后立即修筑田埂、铲出埂上杂草、犁土掩埋谷茬杂草、再从山上割来马虎草、臭菊叶、秧青树叶、蒿枝草、紫径泽兰等放入田中、以人工脚踩绿肥浸泡、任其慢慢腐烂。施绿肥有两大功效：一是增加土壤有机质、二是可杀虫、因为绿肥腐烂后有辛辣味。

哈尼族梯田大部分靠流水冲肥法。哈尼族村寨建于梯田上方、无数小溪经过村寨带走禽畜粪便和蓄粪池中的肥料、注入村寨下面的梯田。哈尼族平时把畜粪积存于村边宅旁的粪塘中、日积月累、沤得乌黑发臭、成为高效肥料。每到栽秧前10日左右、

便开放流经村寨的溪水冲洗肥池、并使之注入田中、层层流下、名曰“跑马水”。过去有人认为、哈尼族不懂得施肥、种“卫生田”、属粗放经营、此实为无知之谈。

梯田的水管理

哈尼族从古至今、梯田灌溉水源管理的特殊方法是木刻分水、即用刻有尺度的木器测量分水的方法、哈尼语称其为“欧斗斗”。哈尼族每个村寨都有水沟管理人员、叫做“沟头”。沟头任期一年、可以连任。村寨每年在栽插之际聚众祭沟会餐、清理水口、商讨管理事宜、改选沟头、完善管理制度、违者受罚。分水器木刻凹口的宽窄根据梯田灌溉的面积而定、分水器没有固定制作模式、各地大小不一、但都很注重木刻凹口的宽窄。

木刻分水是哈尼族在长期的梯田农耕活动中形成的一种不成的水规制度。其形式为：根据一条沟渠所能灌溉的梯田面积、经过村与村、户与户有关田主集体协商、根据每份梯田应得水量的多少、在大家一致认同的前提下、按水沟源头、中部、部尾流经顺序、在梯田与水沟结合部设置一根横木、并在其上凿刻一定宽度、以限制进水量。因枯枝落叶堵塞横木刻口不追究责任、若人为堵塞、移动横木而导致分水彼多此少的、则视为违规、要予以罚款。如元阳县哈更村1997年5月、时值秧苗抽穗、该村有一位村民偷偷地任意加大刻口而被罚75千克谷子交给沟户集体聚餐使用。历史上农户违约由村民议处、属于村寨违约则由片区的头人集众议处。这一不成的制度、是哈尼族村与村、户与户之间为了确保合理用水、避免纷争、达到保耕保种目的的一种世代相传的水规、为维护哈尼族梯田持续发展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自然崇拜

以梯田稻作为主的经济生活培育了哈尼族崇敬自然的意识。这种意识体现于神灵崇拜。大自然中的诸神以天神为最高统领、哈尼族认为、天神早已规定了大自然和人类的位置、认为自然万物和人类不能彼此越位、人类对大自然的强取掠夺会受到天神的惩罚。因此、哈尼人从来不认为人类具有战天斗地的力量、不奢望将人类的意志强加于自然。大地具有非凡的繁殖能力、人类蒙受它的恩惠。为此、哈尼族具有诸多关于神灵的禁忌、并频繁虔诚敬献。例如梯田便有一套农耕祭祀礼仪：春播时节祭寨神、

祭地神、祭山神、开秧门、初夏祭田坝、盛夏祭磨秋、祭天神、驱鬼避邪、收割前有尝新节、秋收后过十月年等、均围绕梯田农耕节令进行。

在哈尼族看来、莽莽苍苍的原始森林里、栖息着众多人格化的山神。这些山神具有无穷的威力、它们能够鉴察真伪、辩识善恶、每座大山都庇护着某个区域的哈尼人、山神既保佑各自势力范围内的哈尼人、也惩治其辖区内犯有不敬神行为的人。那些视为圣地的原始森林、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一个个庄重、肃穆的禁区。因此、以牛、羊、猪、狗、鸡作牺牲祭祀神林、是哈尼人生活的重要内容。

就一个具体的村落而言、创建村寨之时、村寨的选址其上方必须有森林、而且必须选择一片森林作为寨神栖息之地作为神林。哈尼族每年农历正月或二月之吉日（村落选址确定之日、一般为属龙日）、以猪、鸡作牺牲祭祀深林中的神树。神林中除了举行祭祀活动外、平时严禁入内狩猎和砍伐、否则将会触怒寨神、给全村带来厄运。一旦某人触犯了寨神、此人就必须按传统礼仪杀牲向寨神赎罪。过去、作为哈尼族头人的土司也遵守村规民约、定期参加各种祭祀活动、土司并有专门的神山。自然崇拜客观上有效地保护了哈尼族梯田命脉——水源林。

社会变革对传统梯田农耕的影响

1956年哈尼族地区进行和平协商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和土司世袭制。从此、广大农民获得了土地、接着建立生产合作社。从1958年的“大跃进”到70年代末、农村体制的巨大变革及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对传统梯田农耕及管理机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³⁾。

生产组织形式的改变

在土地改革之前、无田或少田的贫民虽然给土司、地主耕种农田、但以户为单位生产、很少以集体的形式出现。合作社建立之初、虽然打破了以户为单位的生产方式、集体劳动、但土地使用权属于农民、因此没有影响生产积极性。1958年“大跃进”、哈尼族地区也实行人民公社化、大搞所谓“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生产生活管理方式。生活上以管理区为单位办公共食堂、提倡“吃饭不要钱”、但吃的是山茅野菜、许多人由于营养不良而患水肿病；生产管理上由公社统一指挥、抽调农村大量劳力去“大炼钢铁”、造成农村劳力缺失、庄稼成熟无人收割、稻谷霉烂在田里。其结果从

1958到1960年、连续3年粮食大减产、史称“三年困难时期”、元阳县非正常死亡上万人。1960年9月解散公共食堂、调整农业体制、提倡办小社、办互助组。1964年恢复农业生产合作社、1970年又恢复人民公社、下设生产大队、生产队重新实行大集体生产^④。生产组织形式的反复变化、人们无可适从、生产生活遭受了严重的冲击和破坏。

毁林开荒、大炼钢铁

1950年以后、哈尼族地区适宜开垦梯田的土地已非常稀少、只剩下水源缺乏的旱地。“大跃进”、“农业学大寨”扩大开荒、只能利用这些缺水且土质贫瘠的荒坡荒地。不考虑水源、遍地开荒、并提出当年开田当年靠雨水栽秧的“思路”、叫“现开现栽”田。其结果、不是污水浇田、便是到处塌方。“大跃进”时期、开荒只讲数量、一年四季都开田、特别是为了学“大寨田”、不惜砍伐森林、也不按照地势造田、而是人为把田埂拉直、结果田埂频频倒塌、严重破坏了生态。现今哈尼梯田中有部分“雷响田”（等雨季来临才能栽种的田）、就是那一时期开挖的。最让人痛心的是不惜砍伐森林造“大寨田”、如元阳县者台村、已经没有可垦的土地、无奈便在海拔1600米的森林中伐木开田、造出约100亩的“大寨田”。由于水热条件不足、“大寨田”连年歉收、收成的三分之二为秕谷。2003年实行“退耕还林”政策、人们这才将“大寨田”列为退耕还林对象、停止了耕种。

1958年、在“人定胜天”和无神论思想指导下、非理性地“大炼钢铁”、除了国有林和集体林遭到严重砍伐以外、神林和风景林也未逃脱厄运。据调查、1958年者台村“大炼钢铁”的民工有2400多人、炼铁的炉子有6座、每天到原始森林中伐木烧炭的有1400多人。者台村神林位于村落上方、海拔约1570米、面积约50亩、到1958年底、古木参天的神山树林已经化为光山秃岭。1981年、神林祭祀得以恢复、但人们的思想观念已发生了较大变化、崇拜和信仰淡薄了。1958年的乱砍滥伐、村民长期循环利用的薪炭林也被砍光、为了生活、村民也学着“大炼钢铁”的民工向原始森林进攻而无所顾忌。据调查、1970~1981年间、除了建筑用材外、每家农户平均每年砍伐柴薪4立方米、者台村以100户计、每年仅柴薪就砍伐森林400立方米、10年毁坏森林4000立方米、森林分布的下线由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海拔1900米推上到80年代初的

2100米。

从红河南岸哈尼族分布区域来看、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的10余年间、森林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失、森林覆盖率的下降异常惊人。元阳县的森林覆盖率1949年为24%、1985年下降到12.9%；绿春县森林覆盖率1957年为70%、1985年下降到21%；红河县森林覆盖率1956年为60%、1986年下降到13.6%。但可喜的、近几年情况发生了变化、至2008年、上述三县的森林覆盖率分别上升到42.5%、60%、49.6%^⑤。

传统稻谷品种的消亡

进入20世纪80年代、国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配变成了“完成国家的、上交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的办法、彻底改变了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平均主义思想、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精耕细作自己的责任田蔚然成风。另一方面、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引入外地品种种植；80代末期、杂交稻凭借其产量高的优势、得到较大面积的推广。经过实验、海拔在1300米以下的梯田适宜种杂交稻。杂交稻的育秧、栽插、管理等都与哈尼族传统品种栽种不同。籽种不能自己培育、开始时、政府将籽种无偿送给农民、化肥也以优惠价供给。育秧要求薄膜覆盖、管理不容易受春寒危害、延误栽插节令。到了90年代中期、籽种钱政府的补贴减少了一半、后来完全由村民自己出钱购买。杂交稻要密植才能增产、每亩要5千克籽种；而传统品种栽插的特征是稀植、每亩只只要2.5千克的籽种。每千克杂交稻籽种合币20元、如果某农户有5亩田、仅籽种钱就合500元、加上化肥、农药、薄膜等、共需约1500多元。目前该区大部分农户人均年收入不足1000元、这笔籽种化肥钱对他们来说压力不小。

值得关注的是、哈尼族梯田曾经培育出上百种稻作品种、倡导种植杂交稻、传统品种已大量消失。上述者台村1980年以前有20多种个稻谷品种、只有两种了。哈尼族梯田核心区的元阳县、20世纪70年代尚有190多种传统品种、目前已不足30种。在传统品种中、有不少是米质好、产量也较高的良种、但当地农业部门从来不去改良传统优质品种、而是一味引进外来杂交稻等新品种、致使许多优质传统品种消失、这对维护梯田稻谷生物基因和生物多样性是一大损失、也是世界农业遗产的一大损失！

传统文化观念的变迁

如果说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末期的文化接触打破了长期以来封闭的哈尼族社会的话,那么改革开放 30 年来促使哈尼族社会全面开放更加速了哈尼族文化的变迁、其中、哈尼族的梯田农耕文化也受到了严峻的挑战。梯田农耕文化是哈尼族千百年传承下来的精华、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的前 10 年里、年轻人尚能一丝不苟地学习前辈的耕作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人们还能守住自己的价值观。例如哈尼族衡量年轻人才的传统标准、看小伙子美不美、不是看他的相貌、而是要看他的耕田技术如何、如果小伙子是犁田、耙田、筑田埂、铲田埂的能手、就会得到大众的赞赏、就会赢得姑娘们的青睐。同样、姑娘美不美、也要看她栽秧栽秧技术是否像蜻蜓点水似地优美。

但是、通过后 10 余年的发展、长期以来困扰人们的吃饭问题已基本解决、同时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异文化不断流入哈尼山寨、电视、录像、电话、流行服装、流行歌曲、台球等极大地吸引着年轻人、于是他们不再满足于农村的生活、纷纷走出大山、进入城市打工。现代的学校教育对于哈尼族年轻人传统观念的改变也发挥了重要作用、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哈尼族的高中、初中、小学毕业生、少数人升入高一级学校、大部分回乡后对农业毫无兴趣、不愿意学习耕作技术、对传统古歌、情歌、舞蹈也无兴趣、而是追求时尚的流行歌、交际舞。他们虽然也参加传统的祭祀礼仪活动、如祭寨神、丧礼、婚礼等、但态度冷漠。今天从事梯田农业的大都是 40 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甚至 70 多岁的人还不得不犁田耙田。年轻姑娘由于不会绣花、就在自己的服装上贴上一些从市场上购买的花边、土不土、洋不洋、有的干脆改穿汉装了。

本文较为详细地记述了红河哈尼族梯田的开垦历史、耕作技术以及梯田农耕文化的变迁。哈尼族的梯田农耕文化、无疑是人类创造的一份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令人欣喜的是、2010 年哈尼梯田已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批准为“世界农业文化遗产”。然而在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哈尼族的梯田文化却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如何让这份珍贵的农业遗产持续发展、传承下去、是摆在当代哈尼人面前的严峻课题、值得深入研究并急需应对的策略。

註

- 1) 此文系中国社科基金项目“云南哈尼族生态文化研究”(08XMZ033)阶段成果。
- 2) 《哈尼族简史》、第114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 3) 黄绍文:《农村体制变迁对哈尼梯田及生态的影响》、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 4) 《元阳县志》第95~97页、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
- 5) 数据由元阳县、绿春县、红河县林业局提供。

Summary

Traditional Farming Ecological Culture and It's Changes of Terraced Fields of Hani Ethnic Nationality in the Ailao Mountain, Yunnan Province, China

Huang Shaowen¹⁾, Yin Shaoting²⁾

1) Yunnan Honghe college

2) Yunnan University

The terrace cultivation is the key, core element in material production for the Hani People. Over the years they have developed and accumulated appropriate cultivation techniques, management methods and skills and ecological concern for the terrace cultivation. During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however, the traditional Hani culture based on terrace cultivation has been strongly affected by changes in society and social system in rural areas, especially the development of market economy.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history of terrace cultivation, cultivation techniques, farming systems, management methods and skills, and the spiritual aspect of culture, the present paper analyses and discusses the changes in the Hani culture and challenges it is facing today.

Keywords: Hani, terraced field, farming culture

中国雲南省哀牢山地に於けるハニ族の伝統的な棚田農耕生態文化及びその変遷^{註1)}

黄紹文¹⁾、尹紹亭²⁾

1) 紅河学院客員教授、紅河哈尼族文化国際研究センター研究員

2) 雲南大学西南辺境少数民族研究センター教授

棚田耕作はハニ族（以下「ハニ族」という。）の物質生産の核心である。ハニ族は長い間、棚田式農耕を実践し、そのための耕作技術、管理技術と棚田の生態文化を蓄積してきた。しかし、20世紀後半になると、社会の変革と農村社会体制の変遷により、殊に市場経済の発展によって、ハニ族の伝統的な棚田文化は多大な影響を受けた。本稿では、ハニ族の棚田の歴史、耕作技術、耕作制度、管理方式及び精神的文化を記述し、それを踏まえて、棚田文化の変遷と現在直面している課題を考察する。

キーワード：ハニ族、棚田、農耕文化、変遷

ハニ族は中国西南部の一民族で、国境線を越えて分布する。長い間移動-定住-移動を繰り返す中で、中国雲南省の西北部から西南部及び東南アジアにまで居住地を展開し、次第に今日のように多くの支系を有する民族となった。中国のハニ族人口は143万人である（2000年統計）。

ハニ族は、主に滇南の哀牢山と無量山地の間の、元江-紅河流域とメコン河流域の紅河ハニ族彝族自治州、普洱市、シーサンパンナ・タイ族自治州、玉溪市などの州、市、県に居住している。その内、哀牢山地のハニ族は棚田農業を主要な生計手段としている。耕作面積は100万ムー以上で、標高300～2500メートルの間に分布している。最も多い所では、5000段以上の棚田が連なる。

元陽県を代表とする「ハニ族稲作棚田システム」は「全世界の人工湿地の手本」と称された。2004年7月に、中国蘇州で開かれた第28回世界遺産大会で中国の世界遺産暫定リストに登録され、2010年6月にFAOより正式に世界農業遺産として認定された。

千年以上の歴史を持つこの遺産には、1950年代以降に土地改革、大躍進、人民公社化、戸別生産請負責任制など農村制度の変遷により顕著な変化が生じた。本稿では棚田の歴史、伝統的耕作技術、耕作制度、管理方式及び精神的文化を記述し、それを踏まえて棚田文化の60年間の変遷と今直

面している課題を考察する。

ハニ族の棚田開墾の歴史

紀元前3世紀の春秋戦国時代、ハニ族の祖先である「和夷」は、現在の四川省の大渡河南岸及び雅礮江以東の地域に住み、農耕に従事していた。ハニ族は、民族間の争いと戦争により、起源地を離れ、移動し始め、隋唐の時代になると滇南の哀牢山地域に定住し、既に相当な規模の棚田を造り上げていた。唐代の樊綽の著書「蛮書・雲南管内物産」に、「蛮治山田、殊為精好」との記述がある。当時の雲南各民族の「山田」を管理する技術に於いて、哀牢山のハニ族の棚田だけが「殊為精好」のレベルに達していたと言える^{註2)}。

ハニ族の祖先が哀牢山地域に定住した以降、長い間、農業以外に狩猟や採集も重要な生業であった。人々は日向の緩やかな斜面に定住し、焼畑で陸稲、蕎麦、イモ類などの畑作物を栽培した。土地の肥沃度を保つため、山の斜面を改良して段畑にし、数年後に、段畑は自然に圧密沈下されて固くなる。その後、用水路を造り、灌漑して棚田となる。

ハニ族は水路を造るときに、地勢の高低に基づき、ユニークな「流水による用水路掘り法」を発明した。即ち、用水路を掘るとき、先に山の高低を目視により観察し、地勢に従い用水路を掘りな



写真1 元陽の棚田

撮影場所：元陽県老虎嘴，2008年11月，撮影者：尹紹亭



写真4 畔の整備（保全）

撮影場所：元陽県老虎嘴，2008年11月，撮影者：尹紹亭



写真2 ハニ族の村

撮影場所：元陽県菁口村，2008年11月，撮影者：尹紹亭



写真5 棚田での養魚

撮影場所：元陽県菁口村，2009年6月，撮影者：尹紹亭



写真3 耕作風景（犁田）

撮影場所：元陽県全福庄，2008年11月，撮影者：尹紹亭



写真6 ハニ族の女性

撮影場所：元陽県全福庄，2008年11月，撮影者：尹紹亭

がら少量の水を流し、水の流れ具合を観察して水路の寸法を決める。大きな石に遭遇した場合、木を積み燃やして石を熱し、その後水を撒いて石を破碎する。

棚田を造る時、最も低い段階から始め、斜面の斜度により棚田の長さや広さを検討し、上から下に向かって土を掘り、足で踏んだり鍬の背を利用したりして胴突きする。段状にした土地の縁は、地勢に沿って湾曲・伸展させ、均等に圧力を受けるので崩れることはない。水路が完成するまでは畑作物のみを植え、緑肥を施し、土を掘ったり返したりなどを繰り返して肥沃度と含水率を高め、台地を熟畑化させる。台地は日や雨に晒されていくうち土が自然に沈下し、安定した基礎が出来たら、灌漑や畔の築造が可能となる。こうして徐々に上に向かって開墾し、長さも広さも違う何層にも折り重なった波浪状の棚田ができる。

ハニ族の伝統的な棚田農耕技術 ハニ族の自然生物気象暦法

ハニ族は長い間の自然観察に基づき民族固有の暦法を創造し、自然生物気象の変化によって農事、祭祀及び家庭生活の段取りをつける。「ハニ族の四季生産歌」或いは「翻年歌」によるとハニ族の暦法の基本的な内容は、自然生物気象の輪廻周期を一年として、月の満ち欠け輪廻周期を月として、十二支で年、月、日を名付ける。その推算方法は、旧暦十月を年頭とし、ハニ族は十月を虎月と名付ける。従って、月の順番は虎・兎・竜・蛇・馬・羊・猿・鶏・犬・猪・鼠・牛となる。日の順番は鼠から始め、即ち鼠・牛・虎・兎・竜・蛇・馬・羊・猿・鶏・犬・猪であり、13日の一つの輪とする。一年は12ヶ月、一ヶ月は30日、一年は360日で、残りの5日間をお正月の日とする。自然生物気象の変化によって一年を三段階に区切る。即ち「窩巴拉（オバラ）」（乾季：旧暦の2、3、4、5月）、「惹巴拉（ルバラ）」（雨季：旧暦の6、7、8、9月）、「从巴拉（ツンバラ）」（寒冷な季節：旧暦の10、11、12、1月）である。

ハニ族の暦法は自然生物気象変化に基づき作られているので、棚田の農耕活動の段取りは、植物の変化と動物の出没、渡り鳥の飛び立つ時期や飛来する時期に密接に関係している。月ごとの入れ替わりは動植物によって知る。山でサクランボの

花が満開になる時は旧暦十月の到来を意味し、また冬の到来を意味する事にもなる。この時期の農作業の段取りは、犁で田を掘り起こし、棚田の畔を修復し、代かきである。これらは「十月年祭り」前後に完成させる。

旧暦十月が過ぎたら冬月である。ハニ族によると、冬月は気候が寒くなる以外に、この月のある一日に太陽と月が出会うと考えられている。ハニ語の「托子（トズ）」とは「節」という意味であり、この日は太陽と月が仲良くなると考え、一年の節季の始まりであると推算する。その日から45日後に初の春雷が鳴り「雷神酔醒」の日である。即ち立春である。

冬月を送って腊月を迎える。腊月の象徴は「覚扎扎（ジョザザ）」の儀式である、その時は餅米の団子を作り祖先と火の神を祭る。腊月が終われば新年が始まる。ハニ族の人々は、正月に2対の神鳥が春の知らせをもたらすと考える。1対は「本苦阿瑪（ボンコアマ）」（俗称は陽雀、ホトトギスの一種）、もう1対はカッコウである。この時、谷の桃花と村周辺の梨花は満開となり、「トズ」のあと初の春雷が鳴り、季節が変わり、春の農耕を始めるよう人々を促す。

棚田の稲植え

ハニ族の棚田は一年に一作のみ作物を栽培する。秋に収穫した後、翌年に田植えをするまで土地をそのまま休ませる。株間に決まりは無く、一株に1～2本の苗を植える。旧暦2月に種を撒き、4月に移植する。9月上旬から10月上旬の間に収穫する。苗の分蘖が土壌、肥料、気温などの自然条件に影響されるので、標高の異なる高山帯、中腹と河谷では栽植密度も異なる。しかし、比較的疎植であることは共通した特徴である。

標高800メートル以下の河谷地域の土地は肥沃なので、株間が約30センチ、株毎の分蘖数が80～90である。標高800～1500メートルの中腹では株間の距離が26センチ、株毎の分蘖数が20～60。標高1500メートル以上の高山では株間が15～20センチ、土質の良いところでは株毎の分蘖数は40～60、土質が普通のところでは20～30である。

苗代は一般に固定されている。紅河県と元陽県の勝村郷、新街鎮等では、管理の便を考え苗代を

村の周辺に配置する。苗を移植した後、苗代では魚の養殖と水生の野菜を植えることができる。元陽県の東部と金平県の北部のハニ族は、苗代を一連の棚田の一番上或いは真ん中に配置し、毎年収穫後に苗代の畔の雑草を鋤で削り、畔を修復し、鋤で刈り株をすき返す。その後、山で刈り取った草を緑肥として棚田に入れ、足で踏みつけ、泥の中に浸し、徐々に腐らせ有機肥料とする。

ハニ族は採種・選種を非常に重視する。収穫時節に、数株の塊或いは株単位で、棚田の中から成長が良く粒が充実している稲を選び種籾を採取する。種籾は、稲穂が90パーセント成熟した時が良く、完熟或いは未熟だと発芽率が低くなる。種を日干しして、密封した竹筒或いは櫃の中に保存し、鼠の食害から防ぐ。

元陽県箐口村では、正月十日前後に種籾を水に浸し、3日後に掬って隙間のあるかごの中に入れる。覆いをして3日経てば、種蒔きができ、50日後には移植ができる。元陽県者台村では、旧暦2月の最初の「蛇の日」は「アンマト」という神様を祭る日である。その日の朝は、必ず苗代に行って種を撒く。そのために祭りの6日前には種籾を水に浸さ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のである。

種籾は、通常3日間水に浸した後、水分を切ってジャクズクの葉を敷いたかごの中に入れる。朝、晩と二回水を霧吹きして、30℃ぐらいの場所に芽が出るまで置く。ハニ族には「说过三遍成旧语、见过三面是熟人；谷种捂三夜就露出白点、谷种捂三天就冒出新芽。（直訳すれば：三回言ったことは古くなる、三回言えば馴染む；穀の種を三夜閉じ込めれば白い点が出る、穀の種を三日間閉じ込めれば新芽が萌す。）」という諺がある。

種を撒く前日には必ず苗代を整地する。先ず犁、次に馬鋤をかけ、田の水を干し、エブリで田の泥を平らにし、鋤で畔の内側に小さな水路を掘り（大きい田では田の真ん中にも掘る）排水を促す。

ハニ族の育苗は水苗代で行う。種籾を苗代に播いた後、種籾の半分が浸かる程度の水量で苗代を3日日光に晒し、それから3日間浅く水を張り、その後また3日間水を干す。その後は、昼間は田を晒し、夜は水を入れる。そのとき鼠害と凍結被害の予防も必要である。このように繰り返して、40～50日後、苗に三枚の葉が出れば移植できる。移植できるまでは、水量は苗の半分程の高さに維

持する。

ハニ族は標高（高度）に応じて植える数百種類の伝統的な水稲品種を有する。元陽県だけで、粘着性のある籾品種が171種類、粳品種が25種類もある。そのうち、モチ品種は30種類以上ある。それらの品種の共通する特徴は草丈が1～2メートルと高いことである。伝統的品種の中には粒質が良く、収量も高い品種も少なくない。例えば、「紅脚谷」という籾品種の収量は350～600kg/ムー。標高1800メートルの寒さに耐える「冷水谷」の収量は300～350kg/ムーである。

ハニ族の草丈の高い品種は、彼らの生業、生活に直接関係している。ハニ族が昔住んでいた伝統的な住居は、柱は木、壁が土で藁葺屋根を持つ。藁葺屋根は、冬は暖かく夏は涼しい。形状がキノコみたいなので「蘑菇房（モーグーフアン）、キノコの家」とも言う。藁葺屋根を造るには藁の長い方が良い。3～5年に一回藁を替える。一軒の藁葺屋根を造るのに0.2トンもの大量の藁が必要である。また、牛は棚田農業に欠かせない生産助手である。冬には飼料となる青い草は枯れるため、牛を厩舎に入れ、全て藁のみで冬を越す。これも大量の藁が必要である。収穫後に藁を刈り取ると、田で日干ししてから家に運び貯蔵する。

棚田の耕作順序

ハニ族の伝統的棚田の耕作方法は、犁で土地を3回耕起し、馬鋤（耙）で3回ならず（代かき）。犁・馬鋤がけの時期は、標高によって異なる。通常は、旧暦9月上旬から10月下旬までである。稲の収穫が終わってすぐに犁をかける。ハニ語では「相汗补（シャンハンブ）」と言い、初耕と言う意味である。その後、畔を築き突き固めたりする。現地の用語では「打埂子（ダーケンズ）」と言う。田の面積により、畔幅は15～100センチである。

棚田の畔は、「奪鏟」（柄の長い平シャベル）或いは鋤を使ってきれいに除草される（ある地方では鼠害を予防するため、或いは通風のため、収穫前に除草することもある）。その後、田に水を入れて、切り株と雑草を半年ぐらい水中に沈め、腐らせて肥料にする。犁がけの時期は遅れてはならない。ハニ族には「男が犁をかけるのが十月末以降になってしまったら、低地では野生グワイ（オモダカ）を取り除けず、高地ではクログワイも取

り除けない」と言う諺がある。犁がけと馬鋤がけが終わった後、半年近くの期間休閑させる。多くの地域では水田で魚を飼い、「魚と稲の共生システム」を作る。

旧暦2月下旬から3月中旬までの間、2回目の犁がけと馬鋤がけを行う。土をほぐし、畔の漏水箇所を修理し、水田の水を保持する。この時期、棚田の水面はきらきら光り、とても美しい景観となる。

3回目の犁がけ・馬鋤がけは、旧暦4月の田植え時期に行う。田植えがし易いように1、2回目と同様、先に犁、次に馬鋤をかける。高山地帯の棚田では、馬鋤をかけた後、粘土が固まるのを避けるため、その日の内に田植えを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即ち一筆ごとに馬鋤がけが終ると、直ちに田植えをする。男が犁・馬鋤をかけ、苗とり、苗の運搬を担当し、女は田植えをする。ハニ族には「女は耕さない、男は田植えをしない」と言う諺がある。

田植え後収穫までの間、棚田には適当な量の貯水が必要である。灌漑は棚田の管理の重要な要素であり、人々は殆ど毎日棚田へ行き、水が干上がってないか、苗が水没していないか、畔が崩れていないかを見廻る。稲の穂が黄色になる時、「護秋」が始まる。農民は毎日、稲の茎が倒れているか否かを確認し、もし倒れている株があれば数本の株を縄で縛り、立たせる。稲が開花するときには、鎌で畔や田畑周辺の除草をし風通しを良くして、受粉と光合成を促進させる。

旧暦5月の「莫昂納(モアンナ)」と「仰昂納(ヤンアンナ)」の祭りの後、夏季の耕作管理の段階に入る。通常、苗を移植した後10日を経て新しい葉が出て再び緑になる。25日後に1回目の除草(手でむしり取る)を行う。2ヵ月後、穂孕期に2回目の除草を行う。その時、稲と、水や肥料などを振り合うのは大体稗草(イヌビエ)なので、イヌビエを除くことは大事である。ただ、イヌビエは稲と大変よく似ているので、気を付け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オモダカ、「細葉草」(和名は不明)などのその他の雑草は、根系が発達しているため、2回目の除草は大変労力を要する。旧暦6月に来る「屹扎扎(クザザ)」祝日は、盛夏の象徴である。この時期、標高の低い地域では出穂、開花が始まり、

畔の除草が必要となる。旧暦7月、魔よけの祭りを行い、人間と家畜を疫病から守り、稲を虫害から守るように祈る。同時に収穫の準備を開始し、稲を運送する道路を修復する。

旧暦8月、棚田は一面の黄金色になり、稲の香りが遠くの方まで漂う。ハニ族は「嘗新谷节(新米の試食)」の後、忙しい収穫を開始する。大体旧暦8月下旬から9月下旬にかけてが、棚田の収穫時期である(今は「杂交稻」(以下、「ハイブリッドライス」と言う。)を植えているので、収穫期は早まっている)。収穫する時に、女が稲を刈り取り、男が脱穀する。脱穀用の農具を「谷船」と言い、小船のようなものである。人々は、谷船の両端に立って稲をそれに打ち付けて脱穀する。脱穀後、藁を畔に広げて干す。干した後、家に運んで貯蔵し、屋根の修理材料或いは牛の飼料として使う。

籾の運送は男と女が一緒に行う。男は50～70キロ、女は40～50キロを担う。河谷地区の棚田は村から相当離れていて2～3時間山道を登ることも普通なので、籾の運送は大変である。ハニ族の伝統によれば、脱穀した籾はその日の内に家まで運ば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以上はハニ族の伝統的農耕方式である。現在では、ある村では標高1300メートル以上の山地にハイブリッド品種を植え始め、農耕の気象暦法と順序も変化している。

棚田の施肥

ハニ族の農耕では、本田と苗代の施肥方法が異なっていて、苗代の施肥が最も重視される。紅河、元陽の一部のハニ族は播種後の苗代に有機肥料を施肥し、移植前に更に1回施肥する。だが、元陽県小新街郷の者台村では、昔から苗代に緑肥を施肥している。緑肥を施す方法とは、毎年の収穫後、すぐに畔を修復し、除草をする。刈り取った雑草を土中に犁込み、或いは山から刈り取って来た草を畑に入れ、足で踏みつけ、水に浸す。緑肥の一番の長所は土壌の有機物質を増加させる事と害虫を駆除することである。緑肥が腐り、刺激の強い臭いが出るからである。

ハニ族の棚田の大部分は、流水を利用して施肥する。ハニ族の村は棚田の上の方に位置し、多数の溪流が村を流れている。家畜と家禽の糞と肥溜

め内の肥料をその水流を利用して下方の田畑に送る。ハニ族は、家畜や家禽の糞を村の周辺にある「肥溜め」に溜める。長い日にちを経て糞は大変黒く臭くなり、良い肥料となる。田植え前の10日、村内を流れる渓流水に肥料を流し、棚田に注水する。所謂「跑馬水」である。昔、ハニ族は施肥することもわからず、無施肥の粗放農業経営をやっていると非難されていたが、実はそういう非難こそが無知であった。

棚田の水管理

昔からハニ族は、一定の幅の切れ込みが刻まれた木製の分水堰を用いるという特殊な方法で、棚田の灌漑用水量を管理していた。ハニ語で「欧斗斗（オウドウドウ）」という方法である。全てのハニ族の村には水路管理人がいる。これを「沟頭（溝頭）」と呼ぶ。「溝頭」の任期は1年で、再任できる。村では毎年、田植えの時に村人が水路の前に集まって一緒に食事をして、水路の浚渫、水路管理の検討、溝頭の改選、管理制度の見直し、水量の利用規定に違反した人の処罰などを行う。分水堰の切れ込みの広さは、棚田の灌漑面積によって決める。分水堰の製作には決まった様式が無く、各地で使う分水堰の大きさも各様であるが、皆分水堰の切れ込みの広さに注意を払う。

分水堰での灌漑用水量の管理は、ハニ族の長い間の棚田農作の経験によって得た不文律の用水管理制度である。具体的な形式は以下のようなものである。一本の用水路で灌漑できる範囲により、村と村、農家と農家が協議し、個々の棚田が取水すべき水量に基づき、皆の許可を得る。その上で、用水路の上流、中部、下流の流れ順序に従って棚田と水路の交差点に横木を設置する。その横木が分水堰であり、一定の広さの切れ込みを刻んで、水量を制御する。

分水堰に落葉などが詰まった場合は誰も責任を取らなくて良いが、故意に分水堰を塞いだり、分水堰を移動したり、分水量を操作したりすると罰金が科せられる。例を挙げると：1997年5月、元陽県哈更村で丁度稲穂が出ていた頃である。ある村びとがこっそり分水堰の刻みを広げ、処罰を受けた。処罰は、用水路の利用者が集まる会食に75キロの米を提供することであった。昔から農家が制度に違反すると村民たちが協議して罰を決

め、村自体が制度に違反すると地域の首領が皆を呼び集め協議する。このような不文律の民間制度が、ハニ族の村と村、農家と農家の間の用水を合理的に確保し、紛争を避ける役割を担ってきた。代々引き継がれてきたこの規則が、ハニ族の棚田の発展に大きく寄与してきた。

ハニ族の自然崇拜

棚田の稲作を中心とする経済生活が、ハニ族の自然崇拜の意識を育んできた。この意識が神霊を崇拜することに表われている。ハニ族は、天神は自然界の神霊の最高の統領であり、自然と人類の関係は既に天神により定められていると考えている。従って自然界の生物と人類はその関係を混乱させることがあってはならないし、人類が天然資源を強引に掠奪すれば天神に処罰される、と考えている。

ハニ族は、人類は天と戦う力がないと信じていて、人間の欲望を自然界に押し付けることは絶対しない。大地は非凡な繁殖能力を持ち、人間は大地の恩恵を受けている。ハニ族の伝統文化の中に神霊に関するいろいろな禁制があり、頻繁にお供え物を献上する。例えば、棚田に関して一連のいろいろな祭祀儀礼がある。春の種まきの時には村の神、大地の神、山の神にそれぞれお供えし、田植えの始まりを祝う。初夏は田畑の祭り、盛夏はブランコの祭りと天神の祭り、邪気払い、収穫前は新嘗祭、秋の収穫後は十月新年を祝い、全ての祭祀は農耕の暦法に従って行われる。

ハニ族の人から見ると、原始森林には、たくさん的人格化した山の神が住んでいる。これらの山の神は無限の力を持っていて、真偽を鑑別し、善悪を見分ける。一つ一つの大きな山は相応の地方のハニ族を庇護のもとに置き、山の神は各自が担当する範囲以内のハニ族を守り、悪い行為をしたり神を敬わない人を処罰する。ハニ族が聖地と考えている原始森林は、全て立ち入り禁止の地域である。だから、牛・羊・豚・犬・鶏などを犠牲にして森の神様を祭ることは、ハニ族の生活の重要な一部分である。

村を開拓する時、必ず上方に森林がある場所を選ぶ。その森林の一部分を村の神が住む神林として保護する。毎年、旧暦1月或いは2月の吉日を選んで（村落が今の位置に決められた日、一般に

は竜の日)豚、鶏を供え物にし、森林の中の神木を祭る。神林の中では、祭祀を行う以外に、狩猟、伐採などは厳禁である。猟、伐採などすると、村の神を怒らせ、村全体が悪運に見舞われる。一旦、狩猟、伐採をした人がいたら、この人は伝統的儀礼に従い、家畜を犠牲にして神にお供えし、贖罪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昔、ハニ族の統領であった土司でさえ、村の規定を守り、定期的に各祭礼活動に参加していた。土司は更に専有の神林も持っていた。自然崇拜は、ハニ族の棚田の生命線である水源林を守る役割もあった。

社会変革が伝統的な棚田に与える影響

1956年、ハニ族地域で平和的協議による土地改革が行われ、封建社会の地主制による土地私有制度と土司の世襲制度を廃止した。多くの農民たちに土地が分配され、続いて生産合作社が設立された。1958年の「大躍進」から1970年代末まで、農村制度の抜本的な改革と絶え間の無い政治運動が、伝統的な棚田農耕及びその管理制度に甚大な影響を与えた^{註3)}。

生産組織形態の変化

土地改革前まで、農地を持たない或いは農地を僅かしか持たない貧民は、土司、地主の為に働いていたけれど、農家を基本的な単位としていて、集団で働くことは殆どなかった。合作社が成立した初期、農家を単位とする生産形態が廃止され、集団全体で働くようになったが、土地使用権は農民にあったため、生産意欲は高かった。1958年、「大躍進」がスタートし、ハニ族の住む地区にも人民公社化を実施し、所謂「組織の軍事化、行動の戦闘化、生活の集団化」と言う生産生活管理方式が執られた。

生活上では、管理地区を単位として「公共食堂」を設立し、「食事の無料化」を提唱した。しかし、食物は山菜で、人々は栄養不足になり水腫を患った。生産管理は、公社で統一管理し、大量の農村の労働者を引き抜いて「製鋼」に従事させた。そのため、農村の労働力が不足し、収穫期を迎えた田畑も収穫する人がいなくなり、稲をそのまま田畑で腐らせるしかない現象もあった。その結果は、1958年から1960年までの3年間、食料生産は大きく減産し、歴史でいう「3年間の困難時期」であっ

た。その時期、元陽県での非正常死亡(中国語では老死、病死以外の死亡を言う)者数は、1万人以上だった。1960年9月、「公共食堂」が解散され、農業体制を調整し、互助グループが提唱された。1964年、農業生産合作社が復活し、1970年人民公社も復活し、公社の下で生産大隊が設立され、再び集団生産を行うことになった^{註4)}。生産組織形態は変転極まりなく、人々の生産生活は甚大な損失を受けた。

森林を毀しての開墾と製鋼

1950年以降、ハニ族の住む地域では棚田に適した土地はととも少なくなり、水源の不足した僅かな乾いた土地しかなかった。「大躍進」「農業は大寨に学べ」運動を進める為には、水源が不足し痩せた土地を開墾するしかなかった。水源問題を考えることなく盲目的に開墾し、更に「その年に開墾した田をその年の雨水に頼って田植える」方法を実践した結果、汚れた水が田に入ったり、各所で土砂崩れが発生した。

「大躍進」時代は、開墾面積だけを重視し一年中開墾していた。特に「大寨に学ぶ」為、森林を伐採することも惜しまなかった。田畑の造成も地勢を考慮しない。畔を勝手に直線状にし、その結果、畔が次々と崩れ、生態系が酷く破壊された。現在、ハニ族の棚田の一部に「雷响田(雷鳴り田)」(雨季が始まってこそ田植えができる田)と呼ばれる田があるが、その時期に造成されたものである。

一番の痛恨事は、森林を伐採して「大寨田」を造ったことである。例えば元陽県者台村では、新たに開墾する土地が無かったので、標高1600メートルの高所の森林を伐採し、開墾して、約100メートルの「大寨田」を造った。しかし、この「大寨田」は、水分と気温の条件が不足して不作が続き、収穫した物もその3分の2が秕であった。2003年、「退耕還林」政策が実行されると、「大寨田」は漸く「退耕還林」の対象と指定され、耕作を停止した。

1958年、「人間は必ず天に敵う」と言う無神論思想に指導され、非合理的な「製鋼」運動を行った時期には、国有林と「集体林」(村落共有林)が大量伐採された以外に、神林と風景林もひどく破壊された。調査によると、1958年、者台村で「製鋼」に従事していた労働者は2400人以上であり、

製鋼炉が六つあった。その燃料を供給するために原始森林で炭を焼く人も1400人以上いた。者台村の神林は村の上部に位置し、標高1570メートル、森林面積は50ムーであった。しかし1958年末になると、その神林は禿山になった。

1981年、神林祭祀がやっと復活されたが、人々の思想は大きく変った。自然崇拜と信仰心が薄くなってしまった。1958年の盲目的な伐採を経て、村民たちが長い間持続的に利用してきた薪炭林も無くなり、生活のために彼らも「製鋼」に従事する労働者のように原始森林を伐採し始めた。調査によると、1970～1981年の間、建築用材以外に、平均1戸（農家）あたりに伐採した薪は4立方メートルである。者台村の合計100戸が一年間で400立方メートルを伐採し、10年間で計4000立方メートルの森林を破壊した。森林分布の標高は、1950年代の1900メートルから1980年代の2100メートルまでに上昇した。

紅河の南岸に住むハニ族の区域を見ると、「大躍進」から「文化大革命」までの10年の間、森林は未曾有の速度で消えてしまい、森林被覆率の下落も驚異的であった。元陽県の森林被覆率は、1940年には24%であったが、1985年には12.9%まで下落した。緑春県の森林被覆率は、1957年の70%から1985年には21%まで下落した。紅河県の森林被覆率は、1956年の60%から1986年には13.6%となった。しかし、喜ばしい事に数年前から状況が変わってきている。2008年までに、上述の3県の森林被覆率が増加し、それぞれ42.5%、60%、49.6%となった^{註5)}。

伝統的な稲品種の消滅

1980年代になって、中国は戸別生産請負責任制を実施し、「国家から負託された責任と集団に上納すべき部分以外、残った農産物は全部自分のものになる」という分配方法を行った。「どう働いても給料は同じ」という平均主義の思想が改められたので、農民の生産意欲も多に高まり、自分の田畑を大事にし、本気で耕作するようになった。

もう一方で、1960年代から外地の品種を植え始め、80年代末期になると、ハイブリッドライスは、収量の高さから広く普及した。実験によると、標高1300メートル以下の棚田はハイブリッ

ドライスの栽培に適しているという。ハイブリッドライスの育苗、田植え、管理の方法はハニ族の伝統的な品種と異なっていた。また、種籾も自分で栽培できない。ハイブリッドライスを植え始めた初期に、政府は無料で種籾を提供し、化学肥料をも割引価格で供給した。

ハイブリッドライスは育苗段階では、ビニールマルチで被覆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管理が不充分だと早春の寒さにやられ、田植えの時期が遅くなる。90年代中期になると政府から提供する種籾の補助金が半額となり、その後は、全て農民自身が負担するようになった。ハイブリッドライスの栽培には、収量を高めるために密植が必要である。従って、1ムー当たり5kgの種籾が必要となる。それに比べ、伝統的な品種は疎植が特徴で僅か2、5kg/ムーの種籾でよい。ハイブリッドライスの種籾は20元/kgであり、もしある農家が5ムーの田畑を持っているとすると、種籾だけに500元かかり、その他、化学肥料、農薬、ビニールマルチなどを加えると、1500元以上かかる。当該地区での大部分の農家では、一人当たりの収入は1000元/年以下という水準にあり、種籾と化学肥料などの費用は、農民にとって手に負えないほどの重荷になっている。

ここで注目すべきことは、大昔からハニ族が棚田で育ててきた100種類以上の稲品種が、ハイブリッドライスの栽培が奨励されることによって、既に大量に失われたことである。前に述べた者台村では、1980年以前は20種類以上の稲品種を植えていたが、今では2種類しかない。ハニ族の棚田の中心地区となる元陽県では、1970年代にはまだ約190種類以上の伝統的品種があったが、今では30種類にも達しない。伝統的な品種の中では品質がよく、収量の高い品種も少なくないが、地元の農業部門は伝統的品種の改良をしようとしないうで一途に外来のハイブリッドライス等の新品種を受け入れたため、多くの優良な伝統的品種を失ってしまった。このことは、棚田の稲の生物遺伝子と生物多様性の保護に対して実に大きな損失であり、世界農業遺産にとっても同様に大きな損失である。

伝統的な文化観念の変遷

もしも、1950年代から70年代末までの外部と

の文化的接触が、長い間閉ざされた空間の状態であったハニ族社会を、その眠りから覚ましたとするなら、改革開放以降の30年間は、ハニ族社会の全面的な開放を促し、ハニ族固有の文化の変化も加速させたと言える。そうした中で、ハニ族の棚田農耕文化も厳しい状況に直面している。棚田農耕文化は、ハニ族が1100年という時間を経て連綿と続いてきた文化の神髄である。戸別生産請負制度が実施された初期の10年間、若者たちはなお先輩から真面目に耕作技術を学習し、一定程度は民族固有の価値観を守っていた。

例えば、ハニ族の若者に対する評価の基準は、容貌ではなく農耕技術によるのである。若者が犁がけ、馬鍬かけ、畔の補修に熟練していれば、皆に褒められ、若い女性達からも好かれる。同じ様に女性に対する評価も、田植えの技術がトンボが水面に卵を産むように優雅かどうかによるのである。

しかし、10年以上の発展は、人々を食料の悩みから解放し、それと共に漢族文化を中心とした外来文化がハニ族の村に流入した。若者達は、テレビ、ビデオ、電話、流行の服装、ポップミュージック、ビリヤードなどに魅かれ、農村の生活では満足できずに、都会に出稼ぎに行くようになった。

現代の学校教育もハニ族の若者の伝統的観念に影響を与えている。1990年代以降、ハニ族の高校生、中学生、小学生達は、卒業した後に故郷で農業をすることを嫌い、耕作技術を学ぼうとしない。伝統的古歌、恋歌、踊りにも興味がなく、流行音楽、社交ダンス等に魅かれようになった。伝統的な祭祀儀礼、例えば祭り、葬式、婚礼に参加しても、無関心な態度を取るようになった。今、棚田を耕している人たちの大部分は40歳以上の中高年であり、70歳の老人も未だ犁や馬鍬をかけざるを得ない。若い女達は刺繍が出来ないので、市場からありきたりの模様の付いた縁取りを買ってくる。面倒だと言って漢族と同じように洋服を着る人も少なくない。

本稿では、紅河ハニ族における棚田の開墾の歴史、耕作技術及び棚田農耕文化の変遷について詳しく述べた。ハニ族の棚田文化は、人類が創造した貴重な文化遺産であることは疑いない。特筆す

べきは、2010年、ハニ族の棚田がFAOに「世界農業遺産」として認定されたことである。しかし、現代化と市場経済の進行により、ハニ族の棚田文化は大きく変化してきている。如何にしてこの貴重な農業遺産を持続的に発展させ、後世に伝達し続けるかは、ハニ族が直面している厳しい課題である。深い研究を重ね、早く対応すべき方策を見出さ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謝辞…和文試訳を終えて

本和文試訳は、雲南大学民族研究院博士研究生の烏尼爾さん(2010年11月現在、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草原文化研究所、雲南大学民族研究院博士)により第1次案が作成された。その後千葉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科M1の白紅梅さんの協力を得て和文表現に推敲を加えた(第2次案)。更に内容の正確を期す為に、紅河州元陽に長期間留学(ハニ族の棚田に関する研究他)した経験を有する京都大学東南アジア研究所の安達真平研究員の協力をいただき、試訳の成案を得た。記して感謝したい。安達真平研究員には、「雲南省哀牢山地の棚田地域にみる農業と生活」(2003年9月、第9回全国棚田サミット分科会)、「哀牢山地梯田地区的灌溉多様性及開田過程」(2010年6月、楊偉兵編「明清以来雲貴高原的環境与社会」p1～p16)等の論考がある。(雲南懇話会、前田栄三記)

註

- 1) 上記の論文は、中国社会科学基金から出資援助を受けたプロジェクト「雲南哈尼族の生態文化研究」(08XMX033)の、段階的成果である。
- 2) 「哈尼族簡史」, 第114ページ, 昆明: 雲南人民出版社, 1985年
- 3) 黄紹文: 「農村体制変遷が哈尼族棚田及び生態に対する影響」, 「雲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 4) 「元陽県誌」, 95～97ページ, 貴陽: 貴州民族出版社, 1990年
- 5) 元陽県, 緑春県, 紅河県林業局の提供。